蜀山劍俠傳/07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九回　結同心 緣證三生石　急報仇 情深比翼鶼

下一回▶

此時正值司徒平二次看完優曇大師手示，喜極忘形，急忙先取過錦墩側紫玲姊妹留下的冠袍帶履試一穿着，竟非常合身。正要出去尋見紫玲姊妹道謝救命之恩，恰好寒萼在外面，因見紫玲停步不前，反叫自己先進去，暗使促狹，裝着往前邁步，猛一轉身，從紫玲背後用力一推。紫玲一個冷不防，被寒萼推進室來，一着急回手一拉，將寒萼也同時拉了進來。紫玲正要回首呵責，一眼看見司徒平業已衣冠楚楚，朝她二人躬身下拜，急忙斂容還禮。寒萼見他二人有些裝模作樣，再也忍不住，不禁笑得花枝亂顫。司徒平見這一雙姊妹，一個是儀容淑靜，容光照人；一個是體態嬌麗，宜喜宜嗔，不禁心神爲之一蕩。再一想到雖然前緣註定，又有三仙、二老做主作伐，自己究是修道之人，二女又有活命之恩，對方沒有表示，不敢心存遐想。忙把心神攝住，莊容恭對道：「司徒平蒙二位姊姊救命之恩，生死人而肉白骨，德同二天。此後無家可歸，如蒙憐念，情願託依仙字，常做沒齒不二之臣了。」紫玲便請司徒平就座，答道：「愚姊妹幼居此谷，自從父母相繼兵解後，除了每年拜墓，順便展謁諸位老前輩外，從未輕與外人來往。適纔優曇大師留示，想已閱過。因優曇大師急於斬蛟，不能挽留。平哥到此雖是前緣註定，此谷祇愚姊妹二人，終嫌草率。再加先父雖已蒙極樂真人度化，先母劫難未完，可憐她千年苦修，危機繫於一旦，千斤重擔，他年全在平哥身上。每一念及，心傷如割。倘蒙憐愛，谷中不少靜室，我們三人雖然朝夕聚首，情如夫妻骨肉，卻不同室同裳，免去燕婉之私，以期將來同參正果。不知平哥以爲如何？」司徒平聞言，肅然起敬道：「我司徒

平蒙二位姊姊憐愛垂救，又承三仙、二老、優曇大師指示前因，但能在此長居，永爲臣僕，已覺非分。何況姊姊以夫妻骨肉之情相待，愈令人萬分感激，肝腦塗地，無以報恩，怎敢再存妄念，壞了師姊道行，自甘沉淪？望乞姊姊放心，母親的事，到時力若不濟，願以身殉。此後倘司徒平口不應心，甘遭天譴！」

司徒平自進谷後，總是將紫玲姊妹一起稱呼。忽然一時口急，最後起誓時竟沒有提到寒萼，當時司徒平倒是出於無心。紫玲道行比寒萼精進，遇事已能感觸心靈，預測前因，聞言心中一動。一面向司徒平代寶相夫人答謝。回首見寒萼笑容未斂，仍是憨憨的和沒事人一般，坐在錦墩上面，不禁暗暗對她嘆了口氣。

寒萼見他二人說完，便跑過來，向司徒平問長問短，絮聒不休。司徒平把自己幼年遭難，以及尋師學道受苦經過，直到現在連父母的蹤跡、自己的根源都不知道等情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紫玲聽到傷心處，竟流下淚來，寒萼又問起餐霞大師門下還有幾個女弟子，聽說都非常美麗，劍術高強，便要司徒平過些日子，同她前去拜望結交。又聽司徒平說，他的劍術雖是萬妙仙姑傳授，劍卻是司徒平從小祖遺之物，被萬妙仙姑收去，越覺氣忿不平，定要紫玲同她前去盜來。紫玲道：「你是癡了？你沒聽優曇大師說，我們三人暫時不能露面麼？那飛劍既被許飛娘收去，定然藏在身旁，她又不似常人，可以隨便去盜。久聞她本領高強，我們敵得過敵不過很難說，不如緩些時再說。」寒萼見紫玲不允她去盜回飛劍，氣得鼓着腮幫，一言不發。司徒平見她輕顰淺笑，薄怒微嗔，天真爛漫，非常有趣，不禁又憐又笑。便轉個話頭，把在戴家場和成都比劍的事，就知道的說了一些出來。連紫玲都聽出了神。寒萼也轉怒爲喜。當下又說，昨日司徒平沒有見到神鷲，要領司徒平去看。紫玲道：「你先歇歇，讓平哥養養神吧，他心腦都受了重傷，且待養息幾天呢。」當下取出兩粒丹藥，囑咐司徒平：「服藥之後，祇可閉目寧神靜養，不可打坐練氣，反而誤事。過了七日，便不妨事。我姊妹去做完功課就來陪你。」說罷，同了寒萼走去。

司徒平等她二人走後，想起自己這次居然因禍得福，難得她兩人俱是道行高深，天真純潔，漫說異日還可借她們的力，得成正果；即使不然，能守着這兩個如花仙眷，長住這種洞天福地，也不知是幾生修到，心中得意已極。祇是自己道行有限，寶相夫人那麼大本領，又有三仙、二老相助，竟不能爲力，反將這脫劫的事，着落在自己身上，未免覺得負重膽怯。但是自己受了二女這般救命之恩，又締婚姻之誼，女婿當服半子之勞，縱使爲救她們母親而死，也是應該，何況還未必呢，便也放下心來。又想：「二女如此孝心，不惜壞卻道根，以身許人，去救她母親，免去雷劫。自己漫說父母之恩無從去報，

連死生下落，都不知道，豈能算人？」想到這裏，不由出了一身冷汗。又想：「記得當初投師以前，萬妙仙姑曾問自己來蹤去迹，聽她語氣，好像知道那留養自己的道人神氣。彼時還未失寵，曾問過萬妙仙姑幾次，總是一味用言語支吾，好似她已知自己根底，內中藏有甚麼機密，不願泄露似的。後來問得勤了，有一次居然言語恫嚇，不準再向人打聽，不然就要逐出門牆，追去飛劍。雖然被她嚇住，不敢再問，可是越加起了疑心。世上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，師父豈有教人忘本的道理？也曾借奉命出門之便，到原生處去打聽，終無下落。知道祇有師父知道詳情，滿想道成以後，仍向她遇機哭求，指示前因。不想漸漸被她疑忌，積威之下，愈發不敢動問，隱忍至今。現在師徒之誼已絕，再去問她，決不肯說。紫玲姊妹神通廣大，又認得三仙、二老，莫如和她們商量，託她們轉求，示出前因，好去尋訪生身父母蹤跡。再不，仍用彌塵幡，到那出生處附近各廟宇中打聽，祇要尋着那個留養自己的道人，便不愁不知下落。」主意一定，見兩粒丹藥仍在手中，忘記了服，便起身將桌上玉壺貯的靈泉喝了兩口，把丹藥服下，躺在錦墩上靜養。

過了好幾個時辰，忽然覺着一股溫香撲鼻，兩眼被人蒙住。用手摸上去，竟是溫軟纖柔，入握如棉，耳旁笑聲哧哧不已，微覺心旌一蕩。連忙分開一看，原來是寒萼，一個人悄悄走進來，和自己鬧着玩呢。司徒平見她憨憨地一味嬌笑，百媚橫生，情不自禁，順着握的手一拉，將她拉坐在一起。便問道：「大姊姊呢？」寒萼笑道：「你總忘不了她。我從小就愛頑皮，在她手裏長大，又有父母遺命，不能不聽她的話。可是她把我管得嚴極了，從不許我一個人出門，她又一天到晚打坐用功，不常出去，真把我悶壞了。難得你來了，又是長和我們住在一起不走，又比她有趣，正好陪我談談外面的景緻同各派的劍仙，再給我們引進幾個道友，也省了許多寂寞。偏我們正談得高興，她又叫我和她去做功課。我姊妹俱是一般傳授，不過她年紀大些，又比我肯用功，道行深些罷了。往常我用功時，尚能練氣化神，歸元入竅。今兒不知怎的，一坐定，就想往你這房裏跑，再也歸納不住。若不是姊姊說你喫藥後要靜養些時，早就來了。坐了這半天，也不能入定，估量已經過了好幾個時辰，再也坐不住，一賭氣，就跑來了。我見你正睡着呢，輕腳輕手進來，本不想叫醒。後來看出你並未睡着，我纔跟你鬧着玩。你不是想看神鷲麼？趁姊姊不在，我去把它喚來。」說罷，掙脫了司徒平雙手，跑了出去。

司徒平第一次同寒萼對面，天仙絕豔，溫香入握，兩眼覷定寒萼一張宜喜宜嗔的嬌面，看出了神，心頭不住怦怦跳動，祇把雙手緊握，未聽清她說甚麼。及至見她掙脫了手出去，纔得驚醒轉來，暗喊一聲：「不好！自己以後鎮日都守着這兩個天仙姊妹，要照今日這樣不定，一旦失足，不但毀了道基，而且背了剛纔盟誓，怎對得起紫玲一番恩義？」他卻不知寒萼從來除姊姊外，未同外人交結，雖然道術高深，天真未脫，童心猶在，祇

是任性，一味嬌憨，不知避嫌。人非太上，孰能忘情？終久司徒平把握不住，與她成了永好，直到後來紫玲道成飛昇，兩人後悔，已是不及。這也是前緣註定，後文自見分曉。

且說司徒平正在懸想善自持心之道，寒萼也一路說笑進來，人未入室，先喊道：「嘉客到了，室主人快出來接呀。」司徒平知那神鷲得道多年，曾經抓去自己的飛劍，本領不小，不敢怠慢，急忙立起身來，寒萼已領了神鷲進室。司徒平連忙躬身施了一禮，說了幾句欽仰，同道謝昨日無知冒犯，承它不加傷害的話。那神鷲也長鳴示意，其聲清越，又與昨日在崖上所聽的聲音不同。司徒平細看神鷲站在當地，與鵰大略相似，從頭到腳，有丈許高下，頭連頸長約四尺。嘴如鷹喙而圓。頭頂上有一叢細長箭毛，剛勁如針。兩翼緊束，看上去，平展開來怕有三四丈寬。尾有五色彩羽似孔雀，卻沒有孔雀尾長，尾當中兩根紅紫色形如繡帶的長尾，長有兩三丈。腿長祇五尺，粗細不到一尺。鋼爪四跂，三前一後，爪大如盆，爪尖長約一尺。周身毛羽，俱是五色斑斕，絢麗奪目。惟獨嘴蓋上，同腿脛到腳爪，其黑如漆，亮晶晶發出烏光，看上去比鋼鐵還要堅硬。真是顧盼威猛，神駿非凡，不由暗暗驚異。寒萼道：「平哥，你看好麼？你還不知它本領更大得緊哩。從這裏到東海，怕沒有好幾千里，我同姊姊去母親墓前看望，還到玄真子世伯那裏坐上一會兒，連去帶回，都是當天，從來沒有失過事。有一次走到半途，下去遊玩，遇見一個鬼道人，想將它收去做坐騎。我當時本想不答應他。我姊姊倒有點耐性，對那鬼道士說道：『你要我們將坐騎送你不難，你祇要制服得了它。』那鬼道人真不自量，一面口中唸誦咒語，從身上取出一個網來，想將它的頭網住。沒想到我們這神鷲，除了我母親和姊姊，誰也制服不了它。那鬼道人的一點小妖法，如何能行？被它飛入道人五色煙霧之中祇一抓，便將網抓碎。那道人羞惱成怒，連用飛劍和幾樣妖術法寶，都被它收去。我們還祇站在旁邊，沒有動手。那道人見不是路，正想逃走。這神鷲它沒有我們的話，從不傷人。我恨那道人無理取鬧，想倚強凌弱，失口說了一句：『這鬼道人太可惡，將他抓死。』它巴不得有這句話，果然將他抓了過來。幸虧我姊姊連聲喚住，纔祇抓傷了他的左肩，沒有喪命。那鬼道人知道我們厲害，逃走不了，便朝我姊妹跪下，苦苦求饒。我姊妹心軟，便放了他，還將收來的法寶歸還，又給了一粒丹藥，叫他下次不可如此爲惡欺人。我姊姊說那鬼道人本領並不算壞，天下能人甚多，最好還是不招事的好。從此我們便不在半途下來玩了。」

司徒平聞言，忽然心中一動，便問可曾知那道人姓名？寒萼道：「大概是姓岳。我姊姊許記得清楚，你等她做完功課，來了問吧。」司徒平想起留養自己的道人也姓岳，急於要知詳細，便要去請問紫玲。寒萼道：「問她麼？她今天好似比往常特別，竟用起一年難得一次的九五玄功起來，這一入定，至少也得十天半月。去擾鬧了她，防她不痛快。

可惜姊姊說你暫時不能出門，不然我們從崖上去採野果子喫多好。」司徒平便將自己心事說了出來。寒萼聞言，低頭想了一想道：「這種大事，當然得去辦，我姊妹也一定肯幫你。留養你的道人既然與鬼道人同姓，許飛娘又知情不吐，我姊姊早說那鬼道人的飛劍，不是峨眉同正派中人所用，兩下一印證，已有蛛絲馬迹可尋。那道人又不是我們對手，正好前去尋他。不過你人未復元，姊姊打坐還得些日，你也不必忙在一時。等姊姊做完功課，你也復了元，我先同你揹着姊姊去取回飛劍，再商量去尋那道人追問。你意如何？」司徒平聞言，連忙起身道謝。寒萼道：「平哥，你哪樣都好，我祇見不得你這些個做作。我們三人，以後情同骨肉，將來你還得去救我母親，那該我們謝你纔對。要說現在，我們救了你的命，你謝得完麼？」司徒平見她語言率直，憨態中卻有至理，一時紅了臉，無言可答。寒萼見他不好意思，便湊上來，拉着他的手說道：「我姊姊向來說我說話沒遮攔，你還好意思怪我麼？」司徒平忙說：「沒有。我不過覺得你這人一片天真，太可愛了。」說到這裏，猛覺話又有些不妥，連忙縮住。寒萼倒沒有怎麼在意。

那神鷲好似看出他二人親暱情形，朝二人點了點頭，長鳴一聲，回身便走。司徒平連忙起身去送時，不知怎的，竟會沒了影兒。二人仍舊攜手回來坐定。司徒平蒹葭倚玉，絕代仙娃如小鳥依人，香溫在抱，雖然談不到燕婉私情，卻也其樂融融，甚於畫眉。寒萼又取來幾樣異果佳釀，與司徒平猜枚擊掌，賭勝言歡。洞天無晝夜，兩人祇顧情言娓娓，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。還是寒萼想起該做夜課，方纔依依別去。寒萼走後，司徒平便遵紫玲之言靜養。寒萼做完功課回來，重又握手言笑，至夜方散。似這樣過了六七天，司徒平服了仙丹，又經靜養，日覺身子輕快，頭腦清靈。姑試練氣打坐，竟與往日無異。寒萼也看他業已復元，非常高興，便引了他滿谷中去遊玩，把這靈谷仙府，洞天福地，都遊玩了個夠。不時也引逗那一對白兔爲樂。紫玲還是入定未醒。司徒平知道追雲叟住的地方相隔不遠，問寒萼可曾去過。寒萼道：「我祇聽姊姊說，他從衡山移居九華，借了乾坤正氣妙一真人的別府居住。自從那日在崖上相遇，說過幾句話，此後並不曾去過。姊姊曾說，日內還要前去拜望，謝他接引之德。你要想見，等我姊姊醒來，再一同去就是。」

兩人談了一陣，因谷中仙境連日觀賞已盡，寒萼便要同司徒平去崖上閒眺。司徒平怕紫玲知道見怪，勸寒萼等紫玲醒來同去。寒萼道：「知她還有多少日工夫纔得做完，誰耐煩去等她？好在我們又不到旁處去。那紫雲障說是至寶，那日放上去時，我們在下面祇看見一抹輕煙，不知它神妙到甚麼地步。又聽說谷中的人可以出去，外人卻無法進來。我們何不上去看個究竟？」司徒平一來愛她，不肯拂她的高興，二來自己也想開開眼界，便同了寒萼，去到日前進來的谷口。往上一看，祇見上面如同五色冰紈做的彩幕一般，

非常好看。那一對白兔，也緊傍二人腳旁，不肯離開。寒萼笑道：「你們也要上去麼？」說完，一手拉着司徒平。那一對白兔便跑上來，銜着主人的衣帶。寒萼手掐劍訣，喊一聲「起」，連人帶兔，衝過五色雲層，到了崖上落下。司徒平見寒萼小小年紀，本領竟如此神妙，不住口地稱讚。寒萼嬌笑道：「不借煙雲，拔地飛昇，是馭氣排雲的初步。都是師祖傳給先父，先父傳給我姊姊的。她今已練得隨意出入青冥，比我強得多了。」二人隨談隨笑，走上了崖頂。那一對白兔忽往東方跑去，司徒平猛想起那是來路，驚對寒萼道：「那邊繞過去便是五雲步，白兔們跑去，招呼遇見薛蟒遭了毒手，快叫它們回來吧。」

言還未了，忽聽寒萼失色驚呼了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司徒平本是驚弓之鳥，大喫一驚，忙問何故。寒萼道：「你看我們祇顧想上來，竟難回去了。」司徒平忙往下面看去，煙雲變態，哪還似本來面目。祇見上來處已變成一泓清溪，淺水激流，溪中碎石白沙，游魚往來，清可見底。便安慰寒萼道：「這定是紫雲障幻景作用，外人不知，以爲是溪水，下去也沒甚麼景緻。我們知道內情，祇消算準上來走的步數，硬往溪中一跳，不就回去了麼？」寒萼道：「你倒說得容易。」說罷，隨手拔起了一株小樹，默憶來時步數，看準一個地方，朝溪中扔去，眼看那株小樹還沒落到溪底，下面冒起一縷紫煙，那株小樹忽然起火，瞬息之間不見蹤跡。紫煙散盡，再往下面一看，哪裏有甚麼清溪游魚，又變成了一條不毛的乾溝。寒萼知道厲害，急得頓足道：「你看如何？想不到紫雲障這般厲害！姊姊不知何時纔醒，她偏在這時入甚麼瘟定，害我們都不得回去。」司徒平也是因爲萬妙仙姑所居近在咫尺，怕遇見沒有活命，雖然着急，仍祇得安慰寒萼道：「姊姊入定想必不久就醒。她醒來不見我們，自會收了法術，出谷尋找，有甚麼要緊？」寒萼原是有些小孩子心性，聞言果然安慰了許多，便同司徒平仍上高崖坐下閒眺。

這時正值端陽節近，草木叢茂，野花怒開。二人坐在崖頂一株大樹下面說說笑笑，不覺日色偏西。遙望紫石、紫雲、天都、蓮花、文筆、信始諸峰，指點煙嵐，倏忽變化，天風冷冷，心神清爽，較諸靈谷洞天另是一番況味。寒萼忽然笑道：「看這神氣，我們是要在這裏過夜的了。幸而我們都學過幾天道法，不怕這兒強烈的天風，不然纔糟呢。我記得日前上來時，崖旁有一種果子，姊姊說它是杜松實，味很清香，常人食得多了可以輕身益氣。還有許多種果子都很好喫。早知如此，帶罈酒上來，就着山果，迎那新月兒上來，多有趣。」說罷，便要拉了司徒平去崖旁摘採。

忽見那兩隻白兔如飛一般縱跳回來。寒萼道：「我們祇顧說話，倒把它們忘了。你看它們跑得那般急，定是受了別人欺侮哩。」話音未了，兩隻白兔業已跑近二人身前，叫喚

了兩聲，銜着二人的衣角往來路上拉。寒萼便指問司徒平：「那是甚麼所在？」司徒平道：「那裏便是五雲步，剛纔我不是說過麼？」寒萼道：「看它們意思，定是在那裏遇見甚麼。閒着無事，我們同去看看如何？」司徒平聞言變色道：「萬妙仙姑非常厲害，她又正在尋我爲仇，姊姊曾說我們暫時最好不要露面，如何還尋上門去？」寒萼道：「你看你嚇得這個樣子。我雖年紀小，自問還不怕她。我不早對你說，要替你取回飛劍麼？樂得趁姊姊不在，要來了再說。你不敢去，在此等我，由我一人去如何？」司徒平知道寒萼性情，攔她不住。又見那白兔還是儘自往前拉，猛想起今日已離端陽不遠，也許萬妙仙姑已經到西藏赴約去了。知那白兔通靈，便將一個抱在膝上問道：「你到五雲步，如果那時祇有一男一女，並沒有一個戴七星冠的道姑，你就連叫兩聲；如果不是，你就叫三聲。」那白兔聞言，果然連叫兩聲。寒萼道：「我沒見你這人也太膽小。別的我不敢說，保你去，保你回來，我還做得到。你就這樣怕法？」說罷，嬌嗔滿面。司徒平強她不過，祇得答應同去。寒萼這纔轉怒爲喜。那一對白兔聞得主人肯去，雙雙歡蹦，如弩箭脫弦一般，直往五雲步那方飛走。寒萼拉着司徒平，喊一聲「起」，跟在白兔後面御風而行。

快到五雲步不遠，那白兔忽然改了方向，折往正東，轉到一個崖口，停步不前。二人也一同降落下來，隨着白兔往崖側一探頭，見有兩男一女，各用飛劍正在苦苦支持，當中有一口飛劍正是司徒平被萬妙仙姑收去之物。寒萼悄問這三人是誰。司徒平輕輕說道：「我們來得真巧。那瞎了一隻左眼的，正是我師弟薛蟒。那女的便是柳燕娘。還有一個大漢，看去非常面熟，好似我在戴家場遇見的那個王森。他同薛、柳二人本是朋友，我認得他，還是薛、柳二人引見，怎麼會在此處爭殺？看這神氣，萬妙仙姑一定不在，想必走時將收去我的飛劍給了薛蟒。祇要萬妙仙姑不在，趁這時候將劍收回，易如反掌。」言還未了，薛蟒又將自己的飛劍放起，三劍夾攻。王森寡不敵衆，眼看難以支持。寒萼對司徒平道：「你還不運氣收回你的飛劍，招呼我法寶出去，連你的劍一起受傷。」司徒平聞言，不敢怠慢，連忙按照平日的口訣運動元氣，用手將劍招回時，覺着非常費力。知道萬妙仙姑必定傳了薛蟒甚麼口訣，故而薛蟒能運用真元將劍吸住。正打算用甚麼法子向薛蟒要回劍囊時，寒萼已等不及了，手揚處，一團紅光發出爆音，直向那劍光叢中打去。王森見勢不佳，正要收劍改用法寶取勝，忽見敵人的一道劍光飛向斜刺裏去。往前一看，原來那邊崖口站定一男一女，男的正是苦孩兒司徒平，女的雖不認得，估量也非平常之輩。他祇知司徒平是薛蟒師兄，比薛蟒來得厲害，如今必幫薛蟒，更覺衆寡不敵；又見那女子一揚手打出一團紅光，不知是甚麼來歷。所以不敢再行戀戰，未等紅光打到，急忙收回飛劍破空逃走。那裏薛蟒見王森不支，正在高興，忽然覺着元氣一散，自己承師父所賜，得自司徒平手中的那口飛劍，忽然飛向斜刺裏。一眼看見司徒平同着

一個幼女站在那裏，大喫一驚。一面招呼柳燕娘，一面忙把飛劍收回，想逃回洞去。那女的已放出一團紅光打來，他的劍收得快，還差點沒有受傷。柳燕娘的飛劍來不及收，挨着一團紅光，一聲雷響，震得光焰四散，跌到地下，變成頑鐵。薛、柳二人見勢不佳，正要逃走。寒萼哪裏肯容，收回紅光，脫手又飛起彩虹一般的五色匹練，將薛、柳二人雙雙束住，動轉不得。

寒萼笑對司徒平道：「想不到你師父門下有這等膿包！你平日喫了他們許多苦頭，還不快去報仇？」說罷，拉了司徒平走向前去。那團紅光，原是寶相夫人九轉真元所煉的金丹。那匹練般的彩虹，也是紫玲谷鎮洞之寶，名彩霓練，能發烈火燃燒，非常厲害。薛、柳二人如何禁受得住。薛蟒被火燒得非常疼痛，不住喊師兄饒命。司徒平到底是個厚道的人，見薛、柳二人宛轉哀號，動了惻隱之心，先向薛蟒要回了劍囊，請寒萼將寶收起，放他們逃生。寒萼道：「依我性子，恨不能催動真火，將這兩個畜生燒死呢！你現在一時憐憫，放了他們，少不得他們又去向許飛娘搬弄是非。萬一落在他們手中，他們纔不能饒你呢。」司徒平道：「他雖不好，總算是多年同門之誼。至於他將來再害我時，那也是命該如此。不然的話，我如該死，豈不早死在他們手中了，又何至於遇見兩位姊姊之後，有了救星，他們纔想打死我呢？」又再三苦勸。寒萼對薛、柳二人道：「若不是平哥再三講情，定要將你二人活活燒死！下次你們再欺負他，犯在我的手內，不將你們燒成飛灰，我不算人。」說罷，收回彩霓練。薛、柳二人周身疼痛，爬伏在地，還想探問司徒平近日蹤跡。寒萼不俟司徒平答言，搶先說道：「你想打聽出我們住的地方，好蠱惑你的師父前去尋我們麼？告訴你說，漫說我們暫時不告訴你，告訴你，許飛娘她也奈何我們不得。但等你們末日一到，我們自會尋上門來，用不着你找。你休要做夢吧。再不滾了回去，我又要動手了。」薛、柳二人怎敢答言，含羞帶恨，相互扶着，轉過崖角回洞去了。

原來王森自從柳燕娘偷偷隨了薛蟒丟下他逃走，久已懷恨在心。偏巧這日隨着師父獨角靈官樂三官到川西訪友，駕劍飛行，路遇萬妙仙姑，本是熟人，便約樂三官到青螺山去。樂三官本與峨眉派有仇，當下應允。王森從二人談話中知道柳燕娘已嫁薛蟒，在五雲步居住，不由怒火中燒，偷偷背了樂三官，想趕到黃山五雲步尋薛、柳二人算賬。到了黃山，遍尋五雲步不着，好生納悶，在山麓一個廟內住了幾日，每日上山尋找。這日走過文筆峰，忽聽山石後面有兩個女子說話，連忙將身隱住偷聽。一個道：「師父叫我們見了秦家姊妹，就順西路走回成都，中途路上還有多少事要辦。我們等了幾天也不見來，真叫人等得心焦。」那一個道：「你着急甚麼？這黃山多好，樂得在此享幾天清福，還可以向師父面前領些教益呢！」先說話的女子又道：「姊姊，我倒不是急於要離開這裏，

我總想回四川，尋到峨眉去見見那個李英瓊罷了。」後說話的女子答道：「都是同行，早晚還愁見不着麼？我昨日聽師父說，苦孩兒今日要到五雲步尋薛蟒要還飛劍，少時便有熱鬧好看呢。」先說話的女子又道：「那天我們若不看苦孩兒面上，薛蟒和姓柳的賤人怕不死在我們兩人劍下。苦孩兒尋他要劍，恐怕破不了萬妙仙姑的法術，進不了洞府吧？」後說的女子又道：「師父說應在申末酉初。現在午時還早，我們且先回洞下局棋再說。」說罷聲音漸遠，想是進入文筆峰洞內去了。王森知道餐霞大師也在黃山，聽口氣，這兩個女子來歷不小，自己既尋薛、柳二人的晦氣，犯不着多樹敵。又聽出五雲步被萬妙仙姑用法術封鎖，難怪自己連日尋訪不着。「苦孩兒」這三個字聽去耳熟，那兩個女人既說此人要尋薛蟒要還飛劍，想必也是薛、柳二人對頭。何不尋一個便於瞭望之處等候，祇要薛、柳二人出現，那苦孩兒如果能將薛、柳二人殺死，豈不是替自己出了怨氣？還省得得罪萬妙仙姑。如果那人不行，自己再行出面尋薛、柳二人算賬，也還不晚。主意打定，信步走上一座高峰，見對面孤崖峭拔，中隔無底深壑，形勢十分險峻。便駕劍光飛了過去，尋了一塊山石坐下，隨意眺望山景。他卻沒料到坐的地方就是萬妙仙姑的洞府旁邊。

王森坐了一會兒，眼看已是申正，還不見動靜。正在悶氣，忽見崖底躥上兩隻肥大白兔，長得十分雄壯可愛，在離王森坐處不遠的淺草上打跌翻滾，一絲也不怕，看去非常有趣。猛聽一個媚氣的女子聲音說道：「多少天不讓人出洞一步，悶死我了。這可活該，那不是送上門來的野味，快去捉呀。」又一粗暴的男子聲音說道：「不是我膽小，實在師父走時再三囑咐，所以不敢大意，好在我們坐在洞門前看得見外面，外面的人看不見我們。像這樣送上門來的野味，倒是樂得享受的。」那女子道：「我還輕易不曾看見過這麼肥大雪白的兔兒呢。我們掩出去，先把它們活捉進來玩幾天，玩膩了再殺來下酒喫。」王森已聽出是薛、柳二人聲音，不想在無意中竟走到仇敵的所在。知道如被他二人看見，一逃回去，有萬妙仙姑法術，再尋就不易了。忙將身子躲過一旁，打算等薛、柳二人出來，自己先搶上前攔住他們去路，再行動手。偏那一對白兔非常湊趣，沒等薛、柳二人說完，忽然撥轉頭往崖下就跑。王森心中巴不得那兔子越跑得遠，自己越省事。果然聽見柳燕娘着急的聲音道：「跑了！跑了！還不快追！」

言還未了，薛、柳二人雙雙在洞內現身穿了出來，祇顧追那兔子，並沒留神旁邊有人。那兔子還好似有了覺察似的，撒開四條腿比箭還疾，直跑出二三里地。王森緊跟薛、柳二人身後，薛、柳二人一絲也沒有覺察。王森估計薛、柳二人離洞已遠，先相看了來去的路徑，大喝一聲道：「好一對無恥的狗男女！日前戴家場敢戲弄我，私奔逃走，今天還你的公道！」薛、柳二人見白兔行走甚疾，追趕不上，正要飛出劍去，忽聽身後有人

叫罵。回頭一看，見是王森業已將劍放起，朝柳燕娘當頭落下。柳燕娘知道王森脾氣翻臉不認人，自己本來理虧，無從分辯，連忙飛劍迎敵。薛蟒也將飛劍放起，雙戰王森。戰了個把時辰，不分勝負。

薛蟒自恃有了司徒平那口飛劍，連日用師父所傳口訣加緊用功，已能指揮如意。這時見不能取勝，便將司徒平的劍放出。萬想不到冤家路窄，司徒平會在斜刺裏出現，所得的寶劍失去，白費了多日的苦功，臨了鬧個空歡喜，還帶了一身的火傷，又失了柳燕娘的飛劍。明知那女子便是師父卦象上所說的陰人，原想乘機打聽口風，又被那女子威喝道破了他的心思。再耽延下去，更得要討苦喫，祇得暗暗咬牙痛恨而去。

司徒平得回了飛劍，又見寒萼如此本領高強，越加得意，不住口地誇獎讚美。寒萼祇抿了嘴笑。二人見夕陽已薄崎峪，輕柔的陽光從千紅萬紫的樹隙中穿出，射在褐色的山石上，都變了緋色。天空依然還是青的，不過顏色深點。歸巢的晚鴉，有時結成一個圓陣，有時三五爲羣，在天空中自在遨翔，從頭上飛過去，一會兒沒入暝色之中，依稀祇聽得幾聲鳴叫。二人愛這名山暮景，都捨不得駕劍光回去，並肩並頭，緩緩往歸路行走。剛轉過一個高峰，忽聽一聲嬌叱道：「大膽司徒平！竟敢乘爲師不在洞府，暗害你師弟薛蟒，今日叫你來得去不得！」言還未了，山崖上飛下一條黑影。